

銅膽插花韻自饒

廖寶秀

略談花尊、花觚與內膽

兩岸故宮的收藏中，常見清宮所藏各類文物如銅瓷、玉器、琺瑯器等各式花器中，內多附帶銅錫套管等內膽，裝飾多樣，其中古青銅尊、觚、觶、壺等酒器，或宋元以後陶瓷及其他材質仿者，亦多套有帶孔內膽。尊觚原為酒器，宋代之後用於插花，由於口大，花枝散漫不佳，因此明代花事愛好者說須打錫套管入內，收口做一小孔或多孔，作為固定花枝之用。清宮沿襲明制，廣口花器多帶內膽，而內府御製典雅精緻，套管為重要的輔助花器，尊觚卻是簪花史上的經典造型，功能雖經演變，然數千年來遺韻仍廣流於世。



楔子

明代高濂《遵生八牋》卷十四

〈燕閑清賞牋上·論古銅器具取用〉

曾提到：「觚、尊、觶皆酒器也，三器具可插花。尊口撇，插花散漫不佳，須打錫套管入內，收口做一小孔，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。」今日兩岸故宮收藏中，俱見清宮收藏各類材

質如銅器、瓷器、玉器、琺瑯器等各式花器，多附帶銅管內膽，裝飾多

樣，其用途正如高濂所述，作為固定、管束折枝的花器套管。

尊、觚喇叭大口，插花難以固定

花枝，容易鬆散。據簪花文獻記載，

古人對於廣口花器，尤其是尊觚形等

花插，早已設計有利於使用的單口或

多口內膽錫套管來輔助、支撐花枝。

（圖一）《清異錄》卷二〈器具門·

占景盤〉載：「郭江州有巧思，多

創物，見遺占景盤，銅為之，花唇平

底，深四吋許，底上出細筒殆數十。

每用時滿添清水，擇繁花插筒中，可

留十餘日不衰。」可知五代郭江州已

使用銅製多管插筒「占景盤」插花；



圖一 清乾隆 掐絲琺瑯蕉葉紋花觚 附單孔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歷代做為插花用器的材質與造型豐富，如銅、鐵、陶、瓷、金、玉、銀、漆、錫、瑱瑯、竹、木、牙、水晶、玻璃等不勝枚舉。在明代討論插花專論如：高濂《遵生八牋·燕閑清賞牋》（一五九一）、張謙德《一五七七～一六四三》《瓶花譜》（一五九五）、袁宏道（一五六八～一六一〇）《瓶史》（一六〇〇）中，最常提及的即是青銅器及陶瓷器花插。《瓶花譜》中所述：「春冬用銅，夏秋用磁，因乎時也。」並言：「堂廈宜大，書室宜小，因乎地也；貴磁銅，賤金銀，尚清雅也。忌有環，忌成對，像神祠也。口欲小而足欲厚，取其安穩而不洩氣也。」說明明代花藝達人因時令、場地不同，對於花器材質、大小或搭配選擇均極講究。

明代有關花器的記載，一再提及：「瓶花之具有二：用如堂中插花，乃以漢之銅壺、太古尊、罍，或官、哥大瓶，方入清供。」、「大抵齋瓶宜矮而小。銅器如：花觚、銅罇、尊、罍、方漢壺、素溫壺、扁

壺。窯器如：紙撻、鵝頸、茄袋、花樽、花囊、著草、蒲槌，皆須形制減小者。」（《瓶史·瓶花之宜》）非常清楚地指出明人插花時尚，是將堂廳插花與齋室簪花區分出來：「銅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、曰罍、曰觚、曰壺，古人原用貯酒，今取以插花，極似合宜。古銅罐入土年久，受土氣深，以之養花，花色鮮明，如枝頭開速而謝遲，或謝則就瓶結實。」（《瓶史·器具》）；或「瓷器以各式壺、膽、罐、尊、觚、一枝餅為書室中妙品。」（《瓶花譜·品瓶》）；或「觚、尊、罇皆酒器也，三器具可插花。尊觚口撇，插花散漫不佳，須打錫套管入內，收口做一小孔，以管束花枝，不令斜倒。」（《遵生八牋》卷十四《燕閑清賞牋上·論古銅器具取用》）以上徵引的三本談花器之專論，可以說明自漢唐以降五百年來有關插花藝術的經典著作，皆提到插花的瓶制，無論銅器或瓷器都有尊、罍、觚、壺、罇等青銅禮器造型，而且言明形制皆來自古人貯酒用銅器。這些器皿為何如此受到明代愛花者賞

識而一再提及，並影響至清代宮廷的簪花用器？本文就尊、觚型制略談其造型及器用演變，並兼述這兩類花器內所安置用以固定折枝的套管內膽及相關花器。

花尊

「尊」乃商周時期祭祀用的一種中大型盛酒禮器，這類青銅器內常鑄有「寶尊彝」及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等銘文，故被通稱為「尊彝寶器」或「鼎彝寶器」，以祈求萬年寶用，可見「尊」器極為珍貴。明清以後，常見許多非「尊」傳統造型的瓷器也被稱為「尊」，如無擋尊、三羊尊、百鹿尊、天鹿尊、石榴尊、三喜尊、一統尊、天球尊等等，這些名稱應都是取自於「尊」寶器、「尊彝寶器」的尊貴之意，但他們皆非正統商周「尊」造型。本文討論的是原為「尊」、「觚」形制器的演變。

「尊」盛行於商代至西周，春秋後期已少見，較著名的傳世或出土器有商晚期及西周早期的婦好鴟尊、婦好方尊、亞醜諸祠方尊（圖五）、獸



圖三 宋 景德鎮窯青白瓷七孔花插 江西省博物館館藏



圖二 北宋 耀州窯青瓷多孔刻花花插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

實物則見北宋耀州窯青瓷（圖二）、景德鎮窯青白瓷等多孔花器。（圖三）（註一）今日所見故宮所藏花器內膽不僅鑲有單孔或多孔來管束花枝，而且還有多種鏤空花紋裝飾，乾隆皇帝甚至作詩詠贊玉琮並及銅膽。（圖四）以尊、觚作花器歷經千年而不墜，至今遺韻仍流傳於世。



圖四 新石器時代 良渚文化 玉琮 帶清乾隆御製詩《詠漢玉扛輶頭餅》掐絲琺瑯內膽及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前言

自古以來人們崇仰四時季節變化、草木花卉的生長，讚頌大自然的美好。四季花卉為自然景觀的一部份，生長於大自然中或種植於園林供人觀賞；室外觀花受制於天候，意猶未盡，以插花或盆栽移入室內，轉為可移動的四季自然美景，怡情悅性，增添生活雅趣。《詩經》云「顏如舜華」、「桃之夭夭」等，皆顯示三千多年前花卉已與生活結合。

唐宋時期插花風氣已盛，唐杜牧〈杏園〉詩中曾提：「莫懷杏園顛去，滿城多少插花人。」北宋歐陽修在《洛陽牡丹記》中則載：「洛陽之俗，大抵好花，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，雖負擔者亦然。花開時，士庶就為遨遊。」南宋吳自牧《夢梁錄》亦言：「今杭城茶肆亦如之，插四時花、掛名人畫裝點店面。」可見插花、賞花的風氣在唐宋時代已不分貴賤，極為普遍，成為居家生活與文人雅集中不可或缺之行事，也是宋代文人生活中與聞香、品茗、掛畫的四藝之一。



圖十二 清乾隆 絳絲 歲朝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圖上以青花蕉葉紋尊插飾歲朝花卉



圖十一 南宋 陳清波 瑤台步月圖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清 佚名 李煦四季行樂圖 局部—秋景 青州博物館藏
圖上以青瓷尊插飾菊花

酒，今取以插花，極似合宜。」明清繪畫上亦處處可見各類材質的尊觚插花器（圖十二、十三）。除仿古銅器外，宋元以來各大窯系亦燒製尊型花瓶，《瓶花譜·品瓶》中即謂：「瓷器以各式壺、膽、罐、尊、觚、一枝餅為書室中妙品。」至於明清尊型器逐漸加入時代風格，有呈花口或類似短圈足渣斗形者，導致「尊」與「渣斗」難以分辨的現象。清宮硃批奏摺中記載了一則雍正君臣對尊與渣斗的幽默對話：雍正七年清世宗賞功臣河東總督田文鏡宮香、燠豬、玉粉糕、彩瓷、琺瑯茶壺、茶碗、端硯、青花瓷器、畫琺瑯黃地渣斗等物，田文鏡因不識渣斗，奏請皇帝曰：「臣草莽微賤，重荷天恩，頒賜上方寶物，生平實所未覩，即如法藍黃罇壹個，臣妄擬為罇，實不識為何物？仰請皇上示知，俾臣垂老之年幸識。」（圖十四）田文鏡將其擬寫成「罇」（同尊），請示雍正皇帝，結果被皇帝笑曰：「渣斗亦不識，大笑話矣！」此則記載亦見於清宮檔案《各做成作活計清檔》，名稱也為琺瑯菊花式「渣



圖七 商 「尊」自名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商 青銅獸面紋尊 附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商晚期 青銅亞諸祠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南宋 青銅尊 四川遂寧窖藏出土



圖九 南宋官窯 青瓷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西周中期 青銅金歸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面紋尊（圖六）、祖乙尊、服方尊、寶尊、金歸尊（圖七）及四羊方尊等。尊造型身長，由上而下主要分為三段：喇叭大口、長頸、鼓腹、腹作圓或方形，高圈足。尊腹圍較寬大，外型一般常與腹圍較細小的「觚」型飲酒器混淆。尊者帶有銘文，「觚」（圖八）即今日「尊」字由來。「觚」，象形作兩手捧酒尊貌，循階（即阜，土山也，亦可象徵上山的石階，在尊器銘文內可置左，亦可置於右側）上小山丘祭壇祭祀，故尊字亦作禮器通名。（註二）青銅尊主要形制有圓尊與方尊二種；器身又分出戟與無出戟兩類。（圖五、八）宋代以後青銅、瓷器或其他材質的尊型花器亦多沿襲或模仿原尊造型。（圖九、十）尊從何時由酒器改為插花器皿，文獻目前暫不可考，但至少在宋代陳清波畫《瑤臺步月圖頁》（圖十一）中可見以尊、觚插花的例子。明代開始無論青銅尊或瓷器尊型器，大多作為花器使用，故亦稱「花尊」。如前述「銅器之可用插花者曰尊、曰壺、曰觚、曰壺，古人原用貯



圖二一 明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二 明萬曆 青花雲龍花鳥出戟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九 清 醬釉鐵斑出戟多孔（十三孔）花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 明宣德 青花波濤蕉葉紋渣斗 附七孔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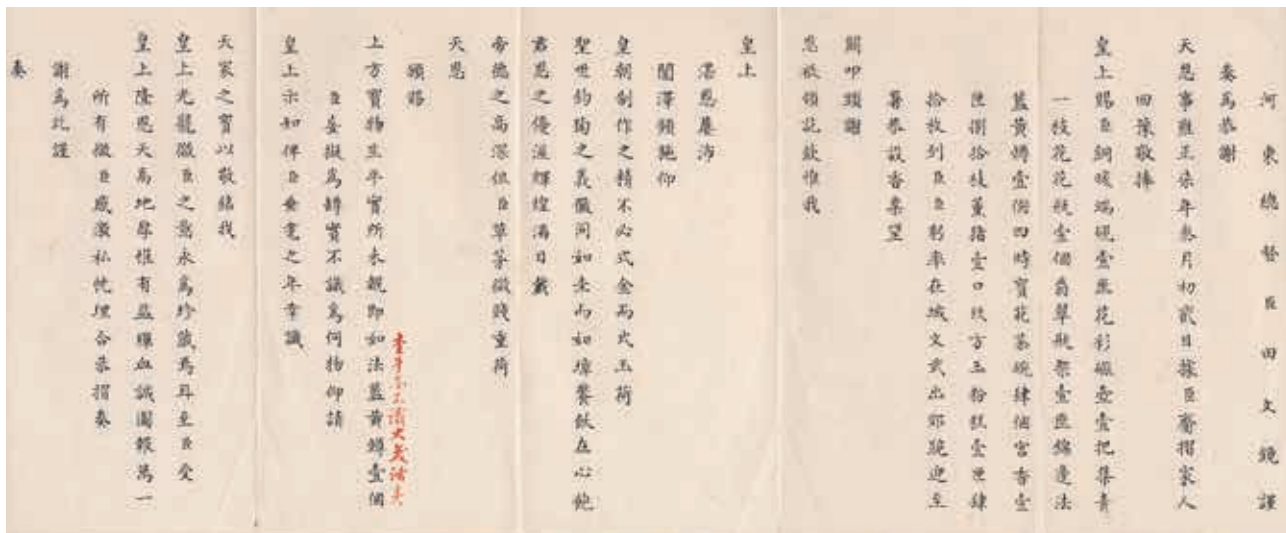
斗」。(註三)清代用「尊」插花極為普遍，清宮檔案亦稱之為「花尊」。

清宮使用古代各類材質的「尊」形器插花，如〈商青銅獸面紋尊〉

（圖六）、〈南宋官窯天青尊〉（圖九）、〈明白釉劃花瑞芝尊〉（乾隆定名為〈宋象窯瑞芝尊〉）（圖十五）、〈明廣窯白釉出戟尊〉

（圖十六）〈清雍正翡翠釉花尊〉

（圖十七）等，器內多帶銅內膽（註四），其形制也與商周青銅尊一樣，有圓尊、方尊及出戟、無出戟者（圖



圖十四 清雍正 河東總督田文鏡〈奏謝恩賜銅暖端硯等物〉 雍正7年3月6日 故宮01520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五 明 白釉劃花瑞芝尊 附七孔鍍金銅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六 明 廣窯白釉出戟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八 清 仿汝釉出戟花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清雍正 翡翠釉花尊 附雲蝠紋多孔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二七 明 龍泉窯刻花青瓷花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六 南宋官窯 青瓷觚 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



圖二五 商晚期 青銅亞醜諸祠方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四 商早中期 青銅獸面紋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三 商中晚期 青銅獸面紋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十五、十九)；另也有口部開孔與器身連為一體，於尊口上直接開孔洞的出戟花尊。(圖十九)與尊造型相似的渣斗在清宮也作花器使用，器內亦多附銅膽，如明宣德青花波濤蕉葉紋渣斗(圖二十)，帶有鍍金銅膽，明顯為花插，見證宋代作為茶渣或食物殘渣用的渣斗，到了清代用途也有所

改變。

「渣斗」作為花器使用的資料並未見於明代插花專書，是因為尊與渣斗形器易被混淆。一般說來，明清時期，撇口、圓鼓腹、矮圈足者為渣斗；而明清以後的尊也多見撇口、圓鼓腹者，但圈足則多為高撇，與渣斗的矮圈足還是可以區別的。

明代以後尊型器在原有形制上多有創新，增加裝飾，尤其在色釉方面多彩多姿，正德以後至明晚期，花尊與花觚製作數量龐大(圖二一、二二)，甚至外銷瓷器亦多見各式大小花尊、花觚，可以想見當時社會對這類既可插花、又可陳設的仿古器大量需求，用作裝點堂廳或齋室之用。明中晚期政治不清明，許多士人避世不願出仕，與志趣相同的文友、茶友組成各種文人社團，不定期聚會談書論畫，舉行各種大小雅集，因此裝點空間的花器、香器、文房等用器成為舉足輕重的位置，這或許也就是明晚時期繪畫上出現許多花觚簪花以及香具、備茶等場景的原因。

花觚

青銅觚也是商代祭祀時使用的盛酒飲酒禮器之一，其與卣、爵等大量出現於商晚期及西周早期。觚無自銘文，其形主要分三段：喇叭口，腹脰瘦長，撇足。類似尊型器，但全體器身較小，頸、腹、脰三段比例皆較尊纖細，尤其是中段略為鼓出的腰圍腹部比尊短小。(圖二三)但也有類似喇叭長筒狀或束腰形簡單的一段式觚。(圖二四)觚與尊相同，有圓胴與方胴、出戟與無出戟等造型。(圖二三、二五)宋代及明清時期，常見於瓷器(圖二六、二七)或其他材質製器，因造型與尊雷同，一般較不易區別。

觚作為花器使用始於何時？文獻記載並不清晰，但至少在宋代繪畫上已見用觚簪花的畫面。前述南宋《瑤臺步月圖頁》(圖十一)即為顯例，而南宋官窯遺址及四川遂寧窖藏皆出土不少花器，觚型器亦在其中，數量不少，顯見觚作為花器已極為流行。宋代仿古風氣盛行，且多忠於原型，青銅、瓷器皆有之，尤其宋室



圖二八 明 唐寅 琴士圖卷 局部 花觚內插飾如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偏安杭州後，即於鳳凰山老虎洞設置修內司南宋官窯及郊壇下官窯。近年老虎洞遺址出土了大量宮廷陳設器，其中花器有各種大小尺寸的膽瓶(鵝頸瓶)、紙槌瓶、尊、觚形瓶(圖二六)等，這些都是宋代以來最受歡迎的花器造型；另還出土有香爐、茶托等宋人生活雅趣中几案必備用器。

發展到明代，觚器與花器結合，稱為「花觚」，清代宮廷也沿用此名詞，說明觚的用途已轉變。觚與尊是明清時期文人書齋中常見的裝飾器，不插

花時，內簪如意、孔雀翎毛或珊瑚枝等作為陳設，象徵吉祥寓意。觚與尊相同，皆呈喇叭大口，作為花器使用，造型優美。(圖二七、二八)明代以後於細部加入裝飾，如花口，或於體脰附加雙耳，但口大，花莖、枝葉不易挺立，容易傾斜，所以明代以來所見相關書籍，皆說必須打錫管入內，收口作一小孔，以利花枝不易斜倒；清代發展到內膽不只一小口而已，多孔者隨處可見。

明中期以後仿古風氣普遍流行，以古雅為美，文人推崇「博古」式的



圖三三 清雍正 白釉蕉葉紋花觚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二 清康熙 孔雀綠釉蕉葉紋觚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一 清康熙 青花牡丹龍紋花觚
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六 清乾隆 青玉蕉葉紋花觚 附
單孔內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五 清乾隆 掐絲琺瑯獸面紋方觚 附五孔內膽套管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四 清乾隆 廠官釉（茶葉末）花觚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生活，因此花觚簪花在明代盛極一時，不僅著錄於專書，也常出現於繪畫上，從明初畫家謝環所畫《杏林雅集圖卷》，到明中晚期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及陳洪綬等衆多名家的畫作上，如《琴士圖卷》（圖二八）、《林亭佳趣》（圖二九）、



圖三十 明 粵繡博古圖軸及局部 花觚內插飾海棠一枝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東林圖》、《張詢翁畫像》、《粵繡博古圖》（圖三十）等，均可見到花觚簪花或陳設如意作為文房清供的場景。

到了清代，花觚作為日常陳設花器使用在清宮更為盛行。景德鎮御窯廠大量燒製各類單色釉、青花及彩瓷等花觚（圖三一～三四），此外琺瑯器（圖一、三五）、玉器（圖三六）、匏器、竹木牙骨等亦製作有花觚，不僅作為各宮殿、堂軒等花插陳設器，亦為佛堂五供器內不可缺少的花瓶造型。五供內有香爐一、燭二、瓶二，其中花瓶一對，主要器形大都是花觚造型。雍正、乾隆兩位皇帝的書齋中，均可見花觚簪花的陳設。明張謙德《瓶花譜·花尊》節下言：「花瓶其式以膽瓶、小方瓶為



圖二九 明 仇英 林亭佳趣圖軸 局部 倚榻高士後方几上帶座的花觚內插飾折枝花卉一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三九 清康熙 青花山水圖花囊（罐） 附雲龍紋銅內膽 錫管口套鑲空孔蓋，可以開合，以利盛水及插花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十 清 仿官釉三登壺花插 附海棠形錫銅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作酒器。清宮大量仿製官哥各式造型器如花尊、花觚、貫耳壺或膽瓶等，亦可看出深受明代宮廷傳統，或明晚期文人審美觀的影響，此一論點已有多位學者論及，然透過實物與清宮製作檔案對照，更是一目瞭然。

銅膽插花

清宮所藏無論當代作器，或內府收藏新石器時代玉琮、明代仿古玉琮（圖四、三八）、商周青銅器（圖六）及宋明名窯瓷器（圖十五、二二）等簪花用器，大多備有花插內

最，若養蘭蕙需用觚，牡丹則用蒲槌瓶方稱。」乾隆皇帝在其書齋小几上，用〈宜興紫砂龍紋花觚〉插的花卉正是蘭蕙兩枝（圖三七），而案頭上還有乾隆皇帝最喜歡的膽瓶花插，內簪白梅兩枝，清新淡雅，正是明人

所謂：「若書齋插花，瓶宜短小，以官、哥膽瓶、紙槌瓶、鵝頸瓶、東青瓷、古龍泉，俱可插花。」可見明人著錄《瓶史》、《瓶花譜》、《燕閑清賞箋》等記載影響及於清宮陳設。乾隆皇帝御製詩〈詠雙耳官窯瓶〉



圖三七 佚名 弘曆古裝像圖冊及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上乾隆皇帝左後方的高几上置有宜興紫砂花觚，插置蘭蕙兩株，觚內清楚可見套管內膽，此為繪畫上罕見銅膽插花的例子。



圖三八 明 仿古玉琮（花插） 附掐絲琺瑯五孔銅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膽。古器配內膽作花器使用可追溯至五代或宋代，但現今所見內膽則大多為清代所製，僅少數為稍早明代的青銅製鑲空器。乾隆皇帝〈詠宣德窯無當尊〉有句「銅膽置之詩詠彼」，詩註記載：「內府舊有宣窯，俗所謂杖鼓尊者頗多，後得一尊，其中銅膽底鑄宣德年字，因名之曰無當，而繫以詩，此尊正與同製而無膽為之置，然銅膽豈可每尊隨而有之。」提及宣德窯無擋尊所附銅膽為明代宣德年製，並說不是每一件尊瓶都附有銅膽。

由清宮所藏各類材質花器所附內膽觀之，大多為銅錫合體，也有銀製及掐絲琺瑯製品等。簪花內膽多呈筒圓（圖一、四、六等）或長方器身（圖三五、四十），口套孔蓋，可以拆合（圖三九），方便盛水及插花之用。依造型有高低、大小之別，膽身外壁大多包貼厚紙及黃綾；孔蓋有單孔、三孔、五孔、六孔、七孔、九孔以至多孔（圖一、四、六、十五、十七、二十、三五、三六、四三）；一般多作圓孔狀，單孔有圓孔（圖一）、海棠孔（圖四十）、五瓣花孔（圖六）等；底紋則有光素



圖四五 明正德 青花雙獅戲球紋九孔花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四 明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七孔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七 清乾隆 爐鈞釉三孔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六 清雍正 白釉三孔花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二 明 廣窯白釉琮式瓶 附雲蝠紋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一 清 黃釉雙耳繩紋花囊 附雙龍紋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三 清 青花阿拉伯文無擋尊 附乾隆御製詩掐絲琺瑯銅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水後，表面亦出錫斑，色澤不甚美觀，故而以綾為飾；然而另套合的孔蓋，因須作鏤雕或開孔以便插花，故多為銅製，並鍍金裝飾，一般簡練素雅。所見掐絲琺瑯內膽設計華麗，有的並鑲嵌有乾隆皇帝詠贊花器或銅膽的御製詩。如前述圖四及圖四三，一為乾隆皇帝所藏的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玉琮：一為青花無擋尊，後者仿自永樂朝。然而據乾隆御製詩得知，清宮另藏有〈宋龍泉窯無擋尊〉，所以乾隆皇帝認為永樂、宣德無擋尊是仿自宋代。（註五）三器皆被改作花器使用，器皆中空無底，因此乾隆特為之訂製掐絲琺瑯內膽附木座。故宮所藏漢代以前的玉琮，大都配以華麗多彩掐絲琺瑯內膽，既可簪花，又可插飾文房用器，作為清宮內苑陳設之用。

尊觚或大口花插所附多孔內膽，文獻上記載或可溯自五代的占景盤，是銅製內膽。宋代以後所見耀州窯青瓷花插，則直接以陶瓷製作成管孔內膽，有多至十九孔者如英國阿斯摩林博物館所藏有三十一孔。到了

及鑿刻紋飾者，有纏枝花卉、卷草等（圖六）；精緻者則作鏤空螭龍紋（圖四一）、雲蝠紋（圖十七、四二）、雙鳳紋等；而膽面漏空的孔洞多呈現大小不同不規則的多孔狀，可以簪插大小高低不同的花卉枝葉，讓瓶花更顯多樣繁華，設計極為精巧。

清宮所藏花器內膽多以銅錫合金，並以黃綾包身，或因錫管在盛



圖五三 日本明治至大正時期（20世紀）鳶尾花觚 人間國寶 初代 宮川喬山作



圖五二 日本江戶時代 17世紀 立花圖屏風（六曲一雙）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

圖五一 現代 以銅觚插飾蜀葵、荷葉 川瀨敬郎插花



圖五十 清乾隆 廠官釉（茶葉末）六聯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九 清雍正 仿汝釉四聯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八 清乾隆 青花番蓮紋七管花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註釋

1. 此器出土於景德鎮湖田窯址，經報導為香薰，但筆者認為應屬花器。《中國出土瓷器全集一四·江西》，圖三六，頁三六一。
2. 游國慶，《千古金言話西周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一一年七月，頁一五。
3. 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記清檔》，〈入木作〉，雍正七年二月。此則活計內容主要配做木匣用棉花墊穩安置寶賜「白瓷五彩茶壺一件、茶圓四件、法珞菊花式渣斗一件，藍磁小瓶一件隨翡翠磁架、銅燒古雙圓暖硯一方、垂恩香一匣計八十枝。」，而奏折田文鏡則寫成：「花彩瓷壺把、四時寶花茶碗肆個、錦邊法藍黃罇壺個、集青一枝花花瓶壺個、銅暖硯一座、宮香壺匣計八十枝。」可見內廷與一般稱法略有小異，如雍正朝活計主事者喜將茶碗、茶鍾稱為茶圓等。
4. 此器在民國十三年清室善後委員會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中由委員訂名為「渣斗」，然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相同形制、釉色者則稱「尊」，因圈足高撇，不似渣斗之短窄，故筆者認為其或應稱尊。
5. 〈詠宋龍泉無當尊〉：「憶經無當詠宣窰，誰識龍泉肖宋朝。（註：宋瓷既有此，則宣德乃倣為也，或見無底疑為折其半，茲鐵足具存，知為舊製也。）鐵足周

有了內膽而如魚得水，方便設計，這是古代愛好花事者為簪花提升生活情趣的智慧結晶。誠如乾隆皇帝贊詠其改自古代玉管上的花插詩云：「配以銅膽簪雜花。與沃精神汲井華，弗失

明代五孔、七孔（圖四四）、九孔瓷花插（圖四五）已非常普遍。現今所見正德官窯製作的花插，其簪花插孔均為一體成形，直接作於器上（圖四四、四五）。清代沿襲且更加多樣、多孔（圖十九、四六、四七）、多管（圖四八），甚至四聯（圖四九）、五聯、六聯（圖五十）、七聯等花插皆有之，而除尊、觚、膽瓶等形制有來源外，一些新制或多孔者則多稱作花插或花囊。古典花藝研究者黃永川教授曾言：花器的改良促使插花技術上的進步。繁花幾枝，分開插置於銅膽錫管或多孔花插，眾花不必成捆，易生腐質，損及花命；而銅膽輔助插花，不僅可增長花的生命，花枝分開插置，高低韻緻，插花者能自由發揮花藝自成藝術。（註六）

古人在花器內插置錫管或銅膽的主要目的除管束花枝，便於插花之外，還有另一個最大原因即保護花器，尤其冬天可避免水與器直接接觸，此即袁宏道、張謙德等所說北方：「冬花宜用錫管，北地天寒，凍水能裂銅，不獨瓷也。」，北方天寒

地凍，水一結冰，銅瓷花器皆可因結冰而撐裂，因此歷代皆作內膽置於花插內。

結語

花尊與花觚的造型源遠流長，形制典雅，至少在宋以後由酒器轉為陳設花器以來即備受文人喜愛，歷代均有製作。而此造型至今亦頗為東瀛花道愛好者所尚（圖五一），自十七世紀起，花尊、花觚插花的繪圖也出現於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〈立花圖屏風〉（圖五二）上，插花者即為日本著名花道專家池坊專好（二代，一五七五—一六五八）。銅瓷花尊、花觚造型花器在日本迄今不衰，即便二十世紀人間國寶的作品（圖五三），亦處處可見經過創意改造的觚型花器，反觀發源地中國卻似有式微現象。尊、觚可謂花器之經典造型之一，雖修長口大，不易插花，但古人瀛東及卻早已為它配套，解決插花技術上的困擾。簪花內膽，以及一體成形的多孔花插，不僅利於折枝擺放，也連帶使得其他大口花器，因為

其故興懷退。」銅膽插花不僅滋養花卉，使其鮮明有神；插花、賞花，吟詠禮簪花器，無疑也是閒暇中的逸興快事也。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

參考書目

1. 黃永川，《瓶史解析》，財團法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出版部，一九九〇年三月。
2. 楊之水，《宋代花瓶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二〇〇七年第一期，頁四八—六五。
3. 鄧淑蘋，《狂瀾中的玉琮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一九八九年一月。
4. 鄧淑蘋，《院藏民渚文化玉禮器研究》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三卷一期，二〇〇五年。頁五三—一〇九。
5. 劉偉，《帝王與宮廷瓷器（下）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九月。

圓非半器，鉸紋層疊在中腰。玉卮漏水諸恒凜，銅膽插花韻自饒。（註：嘗做景泰琺瑯製膽於宣窰無當尊中，此器亦置膽其中。）屢見舊瓷屢有什，愧哉太保訓曾昭。」，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四集卷四二），惟此《宋龍泉無當尊》並無收藏於本院。清宮一般不識永樂青花，故大多數永樂青花在清宮檔案或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皆被定為宣德、永樂青花無據尊亦然。本文詩題即來自此詩。

6. 黃永川，《中國古代插花藝術》，國立歷史博物館，一九八七年三月，圖三十，頁六四、六五。